

5757/5115 a

v.8

新刻劍嘯閣批評西漢演義傳卷之八

○漢高帝兵困白登



却說帝欲親征韓王，預先差十千戶前往太原白登等處探聽虛實。帝隨後領精兵三十萬，大將樊噲、曹參、靳歙、盧綰等二十員，命蕭何守關中。却說韓王姬信居晉陽，冒頓居代谷，兩處俱知帝差人探聽消息。却將精壯人馬，竝牛羊頭畜，俱存匿于山後。止將老弱士卒羸瘦牛羊，顯露營外。十人見了，急回奏帝，已住兵于趙城。卽欲起兵前來。陳平等諫曰：「匈奴包藏詭譎，又兼姬信相與烏合，恐有變詐。仍須差的當人打聽的實，方可進兵。」帝曰：「冒頓姬信之強較之項羽六國，爲何如？」平曰：「冒頓亦皆勅敵，不可輕易。帝又差劉敬探看敬去數日，回奏帝曰：『兩國相敵，正宜矜誇，乃見其所長。今冒頓屯兵之處，皆是』」

羸瘠老弱之兵。惟見其所短而未見其所長。此必是強而示之以弱也。故將奇兵。勅卒隱藏于他處。而使老弱者顯露于外。欲陛下見而不以為強。倘不知而誤犯其境。必遭圍困。陛下當遣將哨探。果得實陛下。然後進兵不遲。帝叱之曰。汝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強弱。阻吾軍情。使人心搖動。汝必受韓王私屬韓王。故此惑吾耳。遂命左右將劉敬械繫于趙城。急傳旨着三軍拔寨起兵。一日到平城。先着樊噲探看果見冒頓人馬次整。兵勢甚弱。屯兵于城北小松山。大約不過數萬。回奏帝笑曰。劉敬與北番相通。恐朕大兵親臨。遂回說有奇兵埋伏。出後欲朕按兵不動。彼却夜遁遠去。看此猥鄙。真拉朽之易。吾何畏彼哉。即揮動三軍急趨進城。帝到中軍方坐定。點開三軍已畢。將黃昏時候。只听城外四邊冲天炮响。不知多少人馬蓋地而來。帝急

差人上城探看回報。周城一帶無數番兵。與昔日楚軍大不相同。有百萬之勢。遠望數十里。俱火把相連不絕。帝聞報大驚曰。悔不听到敬之言。果中此奸計。召陳平曰。孤城被圍。番兵勢重。為之奈何。平曰。番兵喜爭而樂鬪。臨陣之時。敢勇向前。我兵決然不可以力冲出。只可以奇兵惑之。庶出此重圍。不然恐難敵也。帝曰。其計安在。平近前附耳曰。臣聞冒頓平日最寵愛闕氏。闕於連反氏音支句奴皇后也凡事悉听闕氏。張主寸步不相離。冒頓不敢納別室。臣今帶一人。姓李名周。其人極善畫工。連夜着此人畫一美人圖。五色粧飾極其妍美。密令一二人付千金私出買求。番營左右餘外。再備金珠。並此圖轉與闕氏。却說冒頓若攻城緊急。就將此美人投獻。乞夫人轉道闕氏。若見此美人圖。恐冒頓納用奪寵。定勸冒頓退兵。待冒頓人馬一退。陛下統大兵而

出則可以脫此圍矣帝曰此計甚妙于是陳平即使畫工連夜畫成美人圖造的當一二人身藏金珠先密密出城買求左右引入闕氏營次後却將金珠美人圖獻上闕氏曰金珠我可收用這美人圖要何用差人曰漢朝皇帝因見冒頓大王圍困甚急願將此美人獻上先將此圖與娘娘轉達日後以為照應闕氏看罷圖自思若漢家進此等美人來冒頓定寵愛他却將我置于何處不若着冒頓退兵放漢天子回去他定捨不得美人投獻却免此後患遂對差人曰你拜上漢天子不必進美人來吾明日就着大王退兵不可交他勾惹大王差人曰若娘娘肯勸大王退兵漢天子年年與娘娘進貢亦不肯將美人進來着娘娘生氣于是闕氏至夜謂冒頓曰漢天子今圍七日矣許多人馬在內不見動靜此是天祐神助非同小可又有天下

諸侯拱手歸服不可圍困他倘各處兵馬來救應豈不惹起事來你與我不得常久快活冒頓曰你也說得是我明日就放他次日韓王姬信聞冒頓有放帝之意急過東營來會話便說大王已將漢帝圍在城中聞說今日要放他却是放虎歸山終必有患我又聞說漢帝差人獻美人圖誘大王却密使夫人向大王方便大王今日只可問他要有美人可釋故若無美人仍舊圍城捉他他決是無美人不過假說以欺大王也冒頓從姬信之言即差人城下答話便說你漢家說有甚出城若是安漢帝帝即召曰臣已算定願決要美人看臣前日已作木偶人粧辦五色穿好

衣服捱到近晚恍忽于燈下。獻出城上。使他見之。決放陛下出城矣。帝大喜。即着人回說。美人今晚俱到城上。任大王看模樣。採取冒頓。聞說甚喜。等到將晚。冒頓親到城下。觀望城上。只見燈光之下。列美女二十餘人。俱花容月貌。如天仙也。冒頓見之。神魂蕩漾。即分付開。放大路放漢。帝出城。即時帝同大小眾將。並人馬盡數冲圍而出。是夜前走。又令樊噲曹泰周勃王陵四將。領三萬人馬。斷後以防冒頓。追兵冒頓待漢兵退出之後。急上城取美女。燈光之下。近前觀看。却是二十箇木偶人。掩于城堞之傍。冒頓看了大怒。即遣大將王曠等。追趕纔然前進。未到三十里遠。却被樊噲等四將分頭冲出。王曠不防。有兵被噲舉戟大喝一聲。遂將曠刺于馬下。番兵大敗奔潰。眾將不敢戀戰。隨撥轉人馬回太原大路。趕上漢帝。一同趨趙城。帝到城。申取出劉敬。即時釋放。慰諭之曰。朕一時不聽汝之言。誤入白登圍。困七日。幾致敗事。幸賴陳平設計逃走。城朕初被十輩所誤。故有此行。遂將十輩拘來殺之。重賞劉敬。加封為建信侯。次日起兵南行。帝過曲逆縣。見城垣壯麗。六街三市。人煙湊集。鄉郵鎮店相連不絕。因語左右曰。壯哉此曲縣也。吾行天下。惟見洛陽與是耳。乃告陳平曰。朕得卿屢出奇計。皆成大功。今白登又賴卿之謀。得出重圍。就以地封卿為侯。平曰。非臣之能。乃陛下洪福。隨到自有嘿助。是日勅封陳平為曲逆侯。平叩首謝恩。

王氏曰。陳平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間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之圍三也。躡足封齊王信四也。請偽遊雲夢擒韓信五也。今解白登之圍六也。愚按六計雖奇。不過詭

西漢書評 卷八 三 書成堂

詐机巧行之一時可也。若王者以道治天下，自有正大光明之業。何用此詭計，即至如偽遊雲夢，壞古巡狩之禮，又何足以爲奇哉。陳平特戰國之流耳，較之以聖賢，彌君以正者，則未也。史官詩曰：機變權謀，偶立功。帝王事業，總成空。後來諸呂，移炎祚。束手隨波，智已窮。

帝大兵還至長安，見蕭何治未央宮，甚壯麗，乃怒曰：「天下方洵洵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正當節用以示民儉，可也。何乃制度過侈，以傷民財，即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示威，且無令後世復有所加益也。」帝曰：「今宮室旣成，朕豈敢以獨享，即令左右迎請太上皇至未央前殿，大設筵宴。太上皇車駕幸臨，見其金碧輝映，殿閣崇高，洞府瑤池，亦不過是。又見水陸大備，笙簧節奏，錦衣花帽，列于階前。

王公宰相奔走堂下，心中分歡悅。帝乃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兜之力。今邦之業孰與仲多大，太上皇大笑曰：「尚不如也。」帝亦大笑，羣臣皆呼萬歲，亦皆大笑。父子君臣宣陽一堂，真古今所罕有也。筵宴畢，帝同羣臣送太上皇回宮。次日帝驀然想起韓信，因問左右曰：「近日韓信稱病不朝，朕思其平日之功，欲召一見，隨令左右召韓信入朝相見，未知相見之時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按向登之困，即宋時所謂以金注也。

○張良託赤松子遊

却說帝思韓信欲召相見，信聞召，即入朝見帝。帝曰：「卿久不相見，朕甚思之，召欲一見耳。」信曰：「昔臣破楚之時，每十餘日未得飽食，因積

久成病今無事閑居舊疾又舉發臣亦仰思天顏恨不能常常明見
 帝曰卿有疾當迎醫調治不可遲緩信曰臣平日居家無事便生疾
 若多事之時則無疾矣帝曰卿乃有用之才故能幹濟事變不可事
 置耳又與從容論諸將何人可以禦敵何人可以將兵何人可以將
 兵之多何人可以將兵之少信一一陳說皆中肯綮帝甚喜又問曰
 如我能將兵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兵十萬耳帝曰我與將軍何
 如信曰臣多多益辦耳帝大笑多多益辦何乃為我擒也信曰陛下
 不能將兵而能將將此臣所以為陛下擒也且陛下乃天授非人
 力所能及也帝聞信言益喜而心實疑忌恐終為亂也仍令私宅養
 病而卒不大用信辭帝回家悶悶不語後有詩曰

假病何如託病歸五湖風月樂漁磯韓侯不解高皇意猶自談兵

較是非妙妙

按高帝欲召見信至欲觀其志向何如耳信當時正宜借此以病
 力辭示無可用帝之不疑信乃以多多益辦為言而又較論諸將
 優劣益騁才能蓋信之心本欲望帝復用而不知帝之所深忌者
 在信之能恐諸將不可為敵耳信不知而以才能騁于帝前愈起
 帝之疑忌矣他日一聞信反未究其實而即密令呂后殺之居然
 不疑蓋亦信自取之也古人明哲保身如范蠡者其得天之道乎
 惜信未之知也妙妙

看透險惡

不說韓信閑居却說張良自韓王姬信謀叛之後每託病閑居終日
 碎穀有人相見者便說人生天地間如白駒過隙百年一瞬息耳吾
 欲退處深山修仙學道為長生之計一切功名如浮雲往來漠然無

動于中。但今蒙帝眷顧，未忍捨去其貴。此心終不欲奪金紫，戀繁華，居高堂，列鼎食，而貪人間之當貴也。又况一身多病，血氣日衰，若不急早修養，恐他日精氣既耗，神不完體，雖欲藏修，亦無及矣。左右亦將此言時常奏帝。帝以此每見良稱疾不朝，亦不甚疑。一日帝因探之曰：朕自得先生之教，累建大功，欲以大國封之，以報先生也。良曰：臣始從陛下入關，言所計從多，偶中始亦天授，非臣之能也。今封臣爲留侯，此布衣之極于臣足矣。願受封之後，已領陛下洪恩，即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導引不食，爲長生計耳。如金紫輝映，玉食滿前，人所深願而不可得，但臣弱體多病，賓不堪此榮貴，非敢負聖恩也。帝見良辭意懇切，遂准養疾。仍令一月一入朝，就令居咸陽僻靜之處。良自稱病之後，杜門謝客。修真養性，一月止隨群臣朝，一次退。

朝之後，凡百不繫于心。一日良門居有子張辟疆進言曰：阿翁今爲帝師，累建大功，位至三公，正當玉食萬鍾，安享富貴，與國咸休，爲萬民元勳，亦非過分。何乃杜門謝客，居此寂寥之地，甘受清苦，其意何謂？良曰：是非爾所知也。世之貪富貴者，樂功名之既成，喜榮華之眩目，坐享崇高，一呼百諾，妻妾滿前，笙簧盈耳，遂謂平生之志，此爲極矣。豈知位極人臣，天下所忌，處高未有不危，處滿未有不溢。君疑其權重，天忌其太盈。投閒抵隙者，得以用其心；起謗生讒者，得以乘其弊。一旦天顏動怒，衆口交攻，無計可挽，無地可逃。身既就戮，妻子爲奴，富貴榮華，轉眼皆空矣。豈如我今日靜觀雲水，笑傲江湖，醉裏乾坤，壺中日月，獨居一室，萬慮沉消，雖處寂寥之濱，而胸中快樂，雖甘藜藿之食，而物外逍遙，寵辱不驚，無關利害，閒來養老氏之玄虛，靜

時觀萬物之自得，足以保身惜命，以樂天年，使爾等安居常業，永為良臣，不亦愈于齊楚之富貴乎？辟疆拜伏曰：今日始悟阿翁辟穀之意，乃明哲保身之道也。後張良每間出遊，往谷城之東，忽見黃石一片，乃悟曰：昔垓上老人曾說他日谷城遇黃石一片，即我也。今日果見黃石，則前日之言應矣。因俯伏向石而拜，遂建祠以祀之。後史官詩曰：始受黃公已得傳，保身明哲得机先。當時多少英雄者，誰似先生性命全。

不說張良導引辟穀，修真養性，却說單于因帝以美人計，哄誘出圍，遂糾合大勢人馬，侵擾邊庭，搶擄郡縣，屢有飛報奏帝。帝甚患之，劉敬進言曰：陛下初定天下，上卒疲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交代，立婁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闕氏，他日生子必為太子，冒頓在固為子婿，冒頓死則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與外祖抗禮者哉？帝曰：堂堂中國，奄有四海，况兵甲尚強，國勢不弱，再無他策以禦外敵，乃以我公主而為腥臊犬羊之配，是何道理？使諸侯聞之，不亦耻笑寡人乎？敬曰：白登之圍，陛下所親見，況數年以來，與楚七十餘戰，百姓殺傷者，不知幾百萬。陛下今為天下之主，當以民命為重，何苦終日與師動眾，以疲天下？則百姓何所望乎？今日請和，雖屈一時，實為天下百姓，且陛下不欲以親公主妻之急，令人出堂堂天子所為劉敬水人密密取庶人之女，藏于宮中，假為公主，臣即為使，賁詔奉公主前，與講和，使彼罷兵息爭，陛下無北顧之憂，豈不為長遠乎？帝從其言，即令劉敬賁詔奉假公主前往太原，與冒頓講和。一日劉敬到太原，先差人與冒頓答話，備說漢帝以公主為妻，結為婚。

姻盟約爲親誓不相侵冒頓聞說甚喜卽出城迎接詔書請劉敬入城先將公主安歇于公館冒頓與敬相見開讀詔曰

五帝相禪而道隆三王德威而服遠中外雖殊咸歸正統茲者冒頓兵入太原擾侵中土跋扈罔恭似非率命昔者白登之圍誤中詭計今已明章紀過振赫王師張皇北伐欲雪前憤群臣屢叩關上言勸朕講和復前日美人盟結胡越一家之好仍封爾爲單于王以長公主配爾爲后永結絲蘿百世不逾詔書到曰勿違朕命故茲詔示

冒頓讀詔書望南叩首拜伏卽差人領胡樂番姬導引公主入內置酒款待自此冒頓遂與漢和親皆敬之力也後史官有詩曰

關月夜懸青塚鏡塞雲秋薄漢宮羅君王莫信和戎策生得胡雛

慮更多

竹是好

按劉敬以女妻單于欲爲目前之計而後世以明妃和番皆敬爲之備也其策甚疎其爲害甚遠而國家紀綱亦何有哉君子之建議不可不慎也

却說劉敬和親畢回朝見帝帝大喜重賞劉敬敬因言秦中新殘破地饒民少况又北近胡虜東有六國強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願遷徙齊楚燕趙韓魏之後及豪傑名家開懇肥田住房關中無事以備羌胡有事可以東征此強本之術長久之策帝曰善子是徙六國之後並諸豪傑十萬餘口是時關中無事帝每輟朝罷幸戚姬又見所生趙王如意年已漸長資性聰敏見太子盈柔弱欲廢之要立趙王如意爲太子遂與諸大臣商議群臣皆諫諍數日不

決時有上大夫周昌執笏上殿大叫曰不可不可陛下此舉乃取亂之道也衆人大驚不知周昌如何諫帝且听下回分解

總評 太子柔弱恐不勝重誠足以煩帝慮然開國之初便易樹子又不堪爲后世法

○陳豨監趙代謀叛

却說帝欲廢太子群臣力爭不能決周昌執笏上殿面折廷諍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已預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實決不奉詔上遂大笑知昌爲忠諫從其言而罷帝入宮備將群臣之言告知戚姬姬曰陛下如肯憐愛如意不在一時後日徐徐圖之帝曰愛卿之言是也不說帝不言廢易太子却說趙代郡守差人飛報大勢番兵搶擄代州人民逃竄郡縣不能禦若不急爲勦捕恐無趙之地亦不能保

一日之間有三五起來報帝急出朝召郡臣計議陳平曰當此之時英彭各建都梁楚一時不可遽到韓信致仕又無兵權亦不可用惟相國陳豨足智多謀武勇出衆可堪爲將其餘不足以禦番軍也帝卽召陳豨撫之曰朕久于兵馬倦此遠行今番兵侵擾代州聲勢頗大特差汝統十萬精兵就將韓信所製兵器付汝管領征進代朕一行汝當用心征討成功之後就封汝爲代王豨曰臣奉陛下詔命敢不策勵前進但兵馬尙少恐不足以禦番兵帝曰付汝符印所到之處如兵馬短少可行文移調取亦足爲用也豨領帝命卽辭帝領兵十萬赴代州征番因過韓信私宅豨想我平日受韓信恩德又蒙指教兵法至今不能忘我就一見以求良策隨將兵住扎城外遂領數十從人來見韓信各施禮畢豨曰臣奉帝命領兵前往代州征番仰

公之盛德敬來一見欲求良策以爲破番之計信就留豨小飲數盃以手相挈避退左右因長嘆曰今君征番成功之後與我破楚孰爲大小豨曰破番之功一小國耳破楚之功乃萬世之功也豈敢論大小哉信曰我以如此之功一旦廢置不用君若破番奏凱朝爲王公暮則匹夫就如我今日爲樣子也豨曰必如尊公有何指示信曰君所居天下精兵之處也况君又爲王上親信之幸臣也人言君叛王上決不信若有傳報疊至王上必怒而就往征之我却爲君從中起適退左右此語海間兩勢夾攻天下可圖也乘此可爲之時不可自失豨曰謹奉尊公之教二人相別議定而去陳豨至城外領兵啟行一日大兵到趙代陳豨分付安營且未可輕動待我探看番兵虛實然後方好進兵諸將各札住營寨陳豨差人扮作番人去緝訪差人去數日回復陳豨說

道番兵有四個大營每營有五萬人番王在伐州城外另立一老營約有三萬人馬沿四營之外又有騎兵百萬巡哨遍山滿谷通是番兵聲勢甚大如今番王手下有一大將名叫哈廷赤使一柄大斧有萬夫不當之勇元帥若先致服于此人番兵自然遠遜矣陳豨聞差人之言甚喜重賞差人隨令部將劉武李德陳產楚招等衆將近前曰番兵勢重不可力敵當以智取爾諸將當如此如此方得取勝諸將得令各領兵而去次日陳豨領兵出陣搦番兵交戰番王一馬當先與陳豨答話王曰爾漢王與冒頓講和又將公主與他爲妻爾漢王怕他我的人馬又多偏不得漢王一些兒便益我今統兵來要與漢王對敵你是無名小將我不與你交戰陳豨大怒曰我漢主是天朝皇帝如何與你番奴相見陳豨就舉刀直取番王番王背後惱犯

了一員大將舉斧徑出陣前與閉豨交戰二馬相交兵器並舉一往
 一來一冲一撞戰到二十回合陳豨虛掩一鎗往南落荒而走番將
 不捨拍馬隨後追趕走了十里遠只見前面一座高山山下一道大
 溪陳豨策馬過溪番王人馬亦追趕過溪初時溪水尚淺番兵過後
 不覺溪水洶湧溪下浪勢泛漲阻其歸路番將急欲勒兵退時前面
 高山後邊溪遂將人馬夾在中間陳豨在高阜處放起一聲砲响山
 谷兩邊閃出兩枝精兵來鼓譟近前箭如飛蝗無處藏躲番將策馬
 欲上山來戰陳豨被山上一搗木打來正中番將馬腿把番將撞下
 馬來因從上而下番將遂死干亂石之下此番將正是哈廷赤也番
 王隨後領番兵策應來到溪邊見水勢甚大遠望番兵在山下被漢
 兵追殺不得過溪救應只在溪邊叫苦纔然未了番卒來報漢兵窺

大王領兵來策應隨有兩枝人馬將老營大破把糧車盡數燒毀四
 營人馬見老營火起正要來救漢兵一冲首尾不能相顧殺得七斷
 八續各自四散不知去向番王所說不敢回營徑領本部人馬復投
 北番大路而去陳豨見番王退去知番營已申計遂令軍士仍將溪
 口用石填住不一時水勢仍舊細流漢兵遂過溪諸將同到大營各
 報功次大獲全勝此是陳豨用計破番兵四十萬次日進城大設筵
 會款待諸將酒至半酣陳豨執盞告諸將曰番兵大敗遠去雖我之
 用智實賴諸君贊勳之力所以成此大功但漢帝可以同患難不可
 以其太平就如韓信五年血戰十大奇功如今廢置不用尚每欲尋
 事謀害近我等些小功勳豈敢望封侯建節以我愚見不如駐兵于
 此阻其要害聚草屯糧招集豪傑各相戮力以圖天下况漢主春秋

漸高厭于兵馬縱諸將統兵而來料非韓元帥之匹吾亦不懼倘王業既成諸君封王爵共享富貴未審諸君以為何如諸將皆曰願從將軍之謀是年七月陳豨傳檄約會王黃等諸將各起兵策應豨遂自立為代王劫掠趙代郡縣巡竄所過皆被殘壞有西魏王知陳豨謀叛具表飛報入長安帝覽表大驚即召蕭何陳平等問曰陳豨朕待之不薄如何謀叛蕭何曰陳豨素有謀畧兼武藝精熟目下諸將皆不足以禦之惟英布彭越方是對手當作急發詔令二將領兵討豨豨可擒也帝即草詔差人催二處人馬討豨一面差人往關東諸路遣兵防守却說韓信聞陳豨反又聞帝草詔取英彭二國人馬討豨隨密寫書二封差心腹左右星夜賫書預先通報與淮南大梁二國着二國不可遣兵救應英彭二處得韓信書備說我有大功見今廢置不用二公若應詔討豨早擒豨暮即殺二公矣蓋漢主可以同憂患不可以處太平當憂患之時則思重用當太平之後則思殺害且豨之反亦因見我廢置不用今雖成功知無濟也遂以趙代二處謀叛二公若破豨之後決生事謀害豈能安居淮南大梁而享富貴乎信恐二公不悟誤投陷穽所以星夜差人吐心布露幸二公詳察不可如有今日之悔英彭二處得書遂託病不至差人回奏漢帝甚患之即召蕭陳議曰英彭二王託病不來奈何平曰陳豨謀叛其說有三豨平日最懼韓信今知信已罷閑其餘諸將非豨之對豨遂自恃才能再無他慮所以謀反一也又以陛下久于兵馬不欲親自征討乘此厭怠遂放心恣肆所以謀反二也趙代乃精兵之處易于發動所以謀反三也今陛下不恤遠征且暫命蕭何與臣同娘娘守關中

所以謀反三也今陛下不恤遠征且暫命蕭何與臣同娘娘守關中

親統大兵以周勃王陵為先鋒以樊噲灌嬰為左右翼以曹參夏侯嬰為救應使天威下臨群寇攝膽方能取勝且使天下諸侯畏服不然徒廢兵馬豈能以致勝乎帝曰此論實善耳于是點四十萬大兵命周勃王陵為先鋒領精兵十萬先發行帝入內呂后迎接入宮設御宴為帝壽帝曰今陳豨謀反侵占趙代自稱為王發詔取英彭二王託病不來在朝諸侯非豨之對朕欲領兵親征又患韓信廢置于此久懷異心恐倡兵中起與陳豨為應其勢可憂煩御妻權國早晚有緩急當與蕭何計謀如畫策定計有陳平可與謀也朕此去料陳豨無能為也后曰陛下不必遠慮韓信當日有兵權似難制服今聞偏愛他反可嘆居獨處一匹夫耳何足為患倘陛下有命管交片時對狠心人着韓信就擒案有反狀殺之亦不难也陛下又何患焉帝甚喜不知如何下回自有

分解

總評 信義不足以服臣而每致屢功之臣疑叛高帝之罪亦不容免然摠是不學所致清遠道人曰亦由在輔無周召

○漢高帝邯鄲駐馬

却說帝與呂后一夜喃議停當次日召蕭何上殿論之曰朕今統兵前注趙代討陳豨關中無人管理卿乃開國元勳當朝故老特命卿與娘娘權國凡有籌畫仍與陳平計議凡一應大小國事卿須用心裁處無負委託蕭何叩首曰臣敢不竭盡駑駘以圖補報惟乞陛下早發凱旋以慰臣民之望于是帝駕啟行大小文武群臣送漢帝出城自此呂后與蕭丞相權國帝一日大兵至邯鄲入城下營帝坐中軍諸將列左右臨近郡縣俱來朝見帝問曰陳豨見今屯兵何處有

多少人馬爲將佐者幾人郡縣奏曰陳豨屯兵曲陽本部人馬並各處糾合散軍其五十餘萬爲將佐者有劉武等二十餘人各郡縣皆望天兵下臨以救民水火臣等聞陛下車駕親征急來朝見如大旱之望雲霓也帝大喜顧謂群臣曰此邯鄲乃中州總路陳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河却乃屯兵曲陽可見識見淺近又兼糾合疲散之卒終無能爲也諸將且據兵在此急令周昌遍于邯鄲臨近郡縣揀選數人以爲鄉導周昌去數日選取四壯士來見帝帝方帳中飲酒忽見昌領四壯士來見帝醉而嫚罵曰汝輩敢爲我前驅作鄉導耶四壯士曰陛下天兵遠來其勢雖銳而未諳地利不可輕進必須臣等深入重地探其虛實陛下知彼深淺然後于戈一指必克全勝帝又罵曰汝等雖善爲唇舌恐非真見壯士曰陛下天威咫尺豈敢欺誑帝

卽與四人俱授千戶之職又重加賞賜四人欣躍而出左右曰四壯士未見寸功陛下一旦俱授重職又重加賞者何也帝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倘四人果如其言與朕探知虛實卽爲軍功况豨前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惟邯鄲中兵耳吾何惜四干戶而不以慰趙子弟耶賞一人而衆人勸吾之用兵非爾等所知也左右拜伏曰陛下所見乃天授誠非臣等所知也于是四壯士各裝爲代民前到曲陽探听陳豨虛實四人去數日回至邯鄲見帝曰陳豨所用將佐皆商賈之人極貪金帛陛下肯指數百斤金買求左右使各不用命則豨必就擒矣帝大喜乃重賞四干戶去訖召群臣問曰誰人與朕詐入陳豨營賄買諸將佐就打听消息使彼內應豨不待戰而自亂矣帳下一人出班曰臣願往帝視之乃中大夫隨何也帝曰卿若去

朕無憂矣隨何領金百斤帶數從人先具書一封詐言帝招安納降
徑到豨營傳說帝遣大夫隨何下書招撫納降豨曰隨何乃說客此
書必是詐也即命左右請何人何與豨相見行君臣禮豨曰大夫與
豨一殿侍臣爲何行此大禮何曰足下統兵百萬威鎮二國與帝爭
雄以圖天下豈敢抗禮以試利刃耶豨笑曰大夫抑過矣豨今據兵
于此實出不得已耳蓋因漢主猜疑忌刻忌人大功難與其享富貴
所以有此舉也但不知大夫此行有何見諭何曰臣奉帝命招撫足
下欲罷兵息爭就封足下爲代王不知足下之意以爲何如豨看書
畢知帝乃詐計若納降必受擒矣因揚言曰漢主旣統大兵前來未
與豨交戰如何便差大夫下書招撫恐非實意何曰主上初來實欲
與足下交戰以決勝負今因左右計議曰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國
爲上破國次之今差何與足下招撫者正欲全軍全國以安民命非
有他也足下若不納降臣卽辭回見帝亦不敢強豨曰我與韓信功
勞大小如何韓信實無反狀尙僞遊雲夢被擒我若歸降帝必疑我
尤有過于韓信豨實不敢奉命幸以此言回復漢主隨何故意與豨
俄延半日從人俱已將金買囑將佐諸將佐得金甚喜隨何徐徐與
豨相別回營見帝具將前事奏知帝次日親領兵出陣與豨答話豨
見帝馬上欠身而言曰陛下春秋漸高何苦親身以目矢石耶帝曰
朕未嘗負汝汝何謀叛豨曰陛下誅戮功臣殘忍少恩踵亾秦之法
效項羽所爲臣何爲不反帝大怒回顧諸將曰何人殺此逆賊樊噲
周勃二馬徑出到陣前與豨交戰戰三十回合王陵周昌二將並力
來攻陳豨大敗領人馬望南逃走指望劉武等救應劉武等被隨何

以金買囑俱無心救應各拔寨四散奔走帝見豨兵錯亂急令大勢人馬掩殺追趕將三十里遠只見前面旗幟整齊隊伍不亂却是另立一大寨四門俱列戰車週圍設下鹿角中軍一聲砲响四門俱開人馬風擁而來陳豨却回馬當先反冲殺漢兵漢兵大勢已行動急難收煞被陳豨大殺一陣帝後哨人馬已到急扎在營寨分頭遣兵救應豨兵方退後此時天色已晚兩家俱各收兵帝傳令今日人馬雖疲倦不可安寢須防劫寒衆將得令各自預備却說陳豨回到營坐定召劉武等責之曰汝等未與交戰便四散奔走幸賴我預先設下這老營以防追兵若無此一我兵決大敗矣汝等若再退後必以軍法從事諸將惶恐無地各退帳後安歇一夜無事次日帝陞帳諸將列于左右王陵進言曰陳豨用兵皆模倣韓信觀昨日預設營陣

儘有調度據今與之交戰恐難取勝况又糧草不敷以臣愚見且退兵據住邯鄲再調各路人馬盡力與彼決一勝負料天威所臨非豨所能及也帝曰恐我兵一退豨兵追襲反致取敗陵曰今日且按兵不動待晚徐徐退去却着兩枝精兵埋伏于左右彼若追趕兩路人馬冲出彼必大敗料豨善于用兵我兵若退彼決不敢追趕帝曰善于是延到將晚時帝分付三軍各飽飯後准備行李銜枚啟行着樊噲主陵周勃灌嬰四將分爲二枝埋伏在左右其餘人馬盡數隨帝回邯鄲有人飛報與陳豨陳豨召諸將曰此帝屯兵于此不便于戰陣又且糧草或不敷想退兵于邯鄲調各路人馬與吾決戰諸將曰臣等正好追殺豨曰帝久于戰陣深有謀畧左右必有埋伏汝若追趕必遭冲擊不可追也即差人探听左右果有重兵埋伏諸將皆服

帝人馬徐徐回邯鄲樊噲等四將見無追兵亦各退回自此兩家各相拒不戰却說帝初大兵出長安之時韓信稱病不隨帝出征後打聽豨屯兵曲陽乃默思陳豨當拒邯鄲阻漳河爲上策豈可屯兵曲陽帝據住邯鄲豨必敗矣陰使心腹人寫書與豨令遣將領精兵抄小路徑攻長安我却從中起使帝首尾不能相應必獲全勝書去未知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韓信真非英雄隋末虬髯以匹夫有中國之志一見世民心醉神死默然逃避于扶徐而不與中原劉黑闥輩干戈馳逐此所謂識時務者安自紫氣龍文豁達大度于逐鹿鼎沸之秋既知真主所在而天下大定復生覬覦則其人之識量意見終不爲其眼故曰韓信非英雄也

呂后未央斬韓信

却說心腹人出城有信家僕謝公著設酒送行兩人飲酒不覺沉醉公著相辭至晚回信怒曰一日不見汝不知幹甚事公著帶酒觸言曰我又不曾與外國通情緣何幹甚事信聞言大驚使者左右扶公著入房內安歇自思此人既知此事不可留也當殺之信入寢室有夫人蘇氏問信曰謝公著緣何來晚致使尊公動怒信曰公著言太無狀吾欲殺之蘇氏曰公著帶酒口出妄言豈可計較待酒醒時問明處置亦未遲何必夜晚殺之反致左右驚疑信曰夫人之言是也于是信就寢却說謝公著五更酒醒其妻曰汝晚歸來丞相甚怪你你口出狂言甚是無狀公著曰我說甚言語妻曰你說我又不曾交通外國緣何幹甚事丞相驚訝入內晚間計議要殺你你可急早逃

走出去庶免一死公著聞妻言驚惶不已便起來穿了衣服預備行
李躲避在夾道傍等候剛開宅門側身而出此時信尚未起公著走
到城邊欲出門自思丞相家僕甚多若知我逃走決差人四下跟尋
如何得脫此性命不若將此机密事往蕭何丞相府告變雖是害了
他我却得保性命公著遂轉廻身徑到相府告變蕭何連日正接得
高帝手勅分付用心防備韓信如遇便當計較殺之以除後患蕭何
領手勅奏知吕后正無計可施聞謝公著告變急着進府喚進前問
之曰汝告變須要的實不可輕易若不實汝亦難免亦罪公著曰此
事豈是小事某亦不敢輕易前日陳豨征番之時實無反意皆是韓
侯勸陳豨反以此陳豨一到趙代遂反亦曾有書相通昨日韓信又
密寫一書着家僕傳與陳豨教遣將調兵從小路來取長安韓侯却

從中起以爲內應此事一毫不敢虛假我因醉後露出話來韓侯要
殺我被我逃走徑來告變如不實甘當重罪蕭何聞公著之言即引
來見后備說前事后大驚曰韓侯已實反矣丞相作何計議何曰此
事且按下不必題就將著暗藏于臣家明日可密差人往牢中揀一
重犯與陳豨模樣相似者斬首假着人報捷只說王上已得勝殺了
陳豨將首級傳入長安號令關中群臣聞此決來賀喜韓信必然出
朝因而擒之隨娘娘處置后曰此計甚妙即暗差人牢中取一重犯
來斬首用匣盛了一面着人來報捷就傳論中外衆群臣聞帝有捷
音皆入蕭相國府會議明日入朝稱賀丞相曰諸君須會齊就約韓
信一同入賀韓侯官原與諸君同然不過暫時廢置聞帝回朝仍有
加封之意况韓侯開國之功帝常思念豈終碌碌與衆人伍耶衆人

聞何之言亦來與信相約就將蕭何之言告知韓信信聞眾人言亦自思蕭何必知端的想帝回朝必有加封之意遂與眾人約齊明日入賀眾人辭出韓信入內庭見蒸夫人備說帝有思念之意明日須同眾人入朝稱賀夫人曰前日帝遠行討陳豨公託病不同行一向又未得見呂后今聞捷音至却去稱賀呂后疑怪恐至陷害公當斟酌信曰若今不去朝見帝早晚回朝如何相見况蕭丞相在左右祭然維持料亦無事夫人曰連日見公氣色不甚好恐入朝或不利公宜仔細信曰呂后誰知一婦人耳蕭何大識見我已約定人豈可失信次日韓信同群臣入朝稱賀畢后曰群臣且出着蕭丞相留淮陰侯入便殿後有密事計議蕭何急下殿邀韓信入內信方放步入宮只見兩边走出四五十武士將信捉住就綁縛于長樂殿下韓信曰臣得

何罪娘娘縛臣后曰帝拜汝為大將後因有功封汝為齊王改封楚

王聞汝謀反出遊雲夢雖擒來亦念汝有功不曾加誅又封汝為淮

陰侯帝未嘗負汝汝何結連陳豨謀反又差人往彼交通着陳豨寇

長安汝却為內應如此設謀天地鬼神所不容也信曰有何指實后

曰汝家僕諸公著告變在此信曰此公著詐言娘娘亦當詳察后曰

帝破豨營中已搜出汝親筆密書陳豨已招認汝尚敢口強信聞后

言抵頭再不復辯后將信綁于未央宮鍾室令武士斬之信臨死乃

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按史大漢十一

年九月十一日斬韓信于未央宮長樂殿鍾室之下盡夷其三族是

日天地昏暗日月晦明愁雲黑霧一晝夜不散長安滿城人盡皆嗟

歎雖往來客商無不悲愴人言蕭何前日三薦登壇何等重愛今謝

公著告變亦當在呂后前陳說開國之功可留他子孫方是忠厚反
立謀擒信及夷族之時卒無一言勸止何其不仁甚哉野史中有一
絕句單說蕭何其詩曰

韓信胸中知略多蕭何三薦定山河豈知勲業翻成怨成也蕭何
敗也何

又史官歎韓信之功其詩曰

可惜淮陰侯能分高祖憂強秦如破竹燕趙一時休北堰沙囊水
烏江偏項頭功成飛白刃千載恨悠悠

又譏韓信不及留侯其詩曰

受鉞登壇起漢中三秦還定捲如風收燕破趙千鈞力滅楚平齊
十大功已會龍飛成汗馬不知烏死棄良弓千年妙算留侯計爭

得逍遙伴赤松

又譏蒯徹不諫信早退其詩曰

鼎足三分空漫陳搖唇鼓舌杜勞神洪圖天意歸劉氏豈若當時
勸退身

太史公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于

漢家勲業可以比周召太公血食後世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

乃謀叛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按遷史評信之所以夷族乃其自

取然信之罪殺之可也夷族則過矣惟致堂胡氏以為功過當相

準誠為確論而綱目不書有罪乃書殺而不去其爵者蓋以信有

定天下之功受封未幾無故見執以致怏怏無聊遂陷于此非信

負漢實漢所以負信也後人有詩咏高帝少恩其詩曰

以陳未必懷殊志。拒徹何曾有叛心。帶礪山河。宜世傳丹書金石。可同簪。奈何王國遷侯爵。無故元臣受虜擒。長樂劍光空血染。下年遺恨到于今。

呂后斬韓信。畢命蕭何。寫表并韓信首級。申奏帝。知后差。陸賈。賈表并信首級。飛馬馳報。一日陸賈到邯鄲。見帝。帝拆其表。觀看表曰。大漢十一年九月。日皇后呂雉上言。伏以刑以繩下。用彰邦國之典。法以勅衆。懋昭王者之威。仰惟皇帝陛下。神武布于萬方。威德加于四海。迺有淮陰侯韓信。既食漢祿。不守臣憲。輒生異志。頓改初心。交結陳豨。大肆謀叛。家奴告變。實有顯跡。密從蕭何之請。明喝國法之公。斬首未央。夷其三族。傳報邯鄲。曉諭北伐。使陳豨以之喪膽。奸究爲之消魂。天兵下臨。指日奏凱。臣妾不勝欣忭之至。

帝覽表甚喜。既而追思韓信十大功勞。心甚傷感。因謂左右諸將曰。韓信始歸朕之時。蕭何屢次薦舉。朕拜爲大將。其後累建大功。諸將

值幾何便并厚

不能及。乃天下奇才。雖古之名將。亦未爲過也。朕解衣賜食。待之甚厚。豈可與陳豨交通。謀爲不軌。亦心術太不良耳。后既殺之。朕甚陣惜。自此再無如信之能。帝不覺淚下。數行。左右亦皆涕泣。遂將信首級。傳布遠近。人人莫不嗟歎。却說陳豨。正遣兵從小路會韓信。攻取長安。兵未發行。忽聞人言韓信事已敗露。被呂后斬于未央宮。命陸賈。賈表奏帝。就將首級。傳至邯鄲。見今懸于轅門之外。曉示三軍。陳豨听罷。大叫一聲。氣倒于地。左右急近前扶救。未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總評 淮陰一案前史多有疑信。倘如此書所叙。亦只該誅其身而

西漢通鑑卷之八
免其族如后世所論始當

陸賈智調蒯文通

陳豨因聞韓信死哭倒於地左右諸將救起陳豨曰我數年來多得韓侯之教雖為異姓實同骨肉豈意今日為我遭此誅戮一聞其死不覺十分傷慟又且吾事不能濟矣為之奈何諸將曰韓侯雖死大王豈可自懈我等願同大王殺上郡鄢與漢王決個勝負陳豨曰且不必進兵吾料一二日漢兵決來不若只在此預備交戰言未罷有細作來報漢王統各處調來人馬殺奔曲陽來離此不上百里我等徑飛馬來報大王可作速準備陳豨分付諸將不可如前一敗便先逃走諸將曰我等隨大王一同出陣不必各分營寨恐難救應豨曰汝等只分左右為羽翼待我與彼交戰汝却兩路屯壘彼兵自亂可以取勝諸將得令各分兩路桐候不題却說帝屯兵日久又各路人馬俱到知陳豨見殺韓信逆謀已露決然無心固守乘此機會統兵徑趨曲陽一日大兵抵曲陽離城三十里下寨帝傳命着樊噲王陵二將今夜各領精兵一萬各啣枚暗投曲陽北路左右埋伏待豨敗走汝却出此奇兵可以擒豨又命周勃周昌二將在營後待豨左右有救兵可出此兵以禦之隨我諸將先着灌嬰與豨對敵正在酣戰之際爾諸將併力協攻彼敗走盡力追趕決獲全勝諸將得令各分付預備次日灌嬰領兵出馬與陳豨答話陣豨一馬當先大叫曰漢兵前日已大敗尚不納降乃敢復來送死灌嬰大罵逆賊自不知死尚敢逞強舉刀迎面劈來陳豨舉鎗交還二將鬪到二十回合只見陳豨左右諸將急領兵冲殺來這漢陣上周勃周昌不待彼兵到來

亦各出精兵奔前截殺陳豨又闔嬰不下正急躁之際漢兵又一齊併力來協助殺來陳豨如何抵敵得過往北逃走豨諸將見陳豨敗走無心戀戰亦各四散奔潰帝率諸將合兵一處盡力追殺豨兵已知勢弱各倒旗投降劉武等諸將俱被周勃周昌等追殺遂死亂軍之中陳豨正逃走中間忽听一聲砲响樊噲王陵二枝生力人馬突出陳豨被漢兵追趕正急無處躲避一時措手不及被樊噲一戟刺于馬下大勢漢兵俱到見刺了陳豨帝大喜遂將首級傳去懸于趙代二處彼處知豨死皆望風歸服帝傳命如有投降者免誅戮仍招撫各郡縣趙代悉乎帝車駕赴洛陽呂后遠來迎接帝相見甚喜備問韓信臨死有何話說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帝問左右蒯徹乃何處人陳平曰蒯徹乃齊人極有机變

韓信行兵時寸步不相離聞此人曾勸韓信以齊反信不听此人遂佯狂于市其人當以智取若陛下以法拘之恐難力致則必假為風狂而死矣帝即問左右誰人往齊國調蒯徹去言未畢陸賈出班奏曰臣願往帝即命賈引十數從人往齊國調蒯徹一日到齊有郡守李頭接賈子驛中安歇賈問蒯徹今在何處頭曰此人每自歌自笑遊蕩于街市中人皆以為風魔某嘗以禮相請彼終不就此等人主上何須用他枉着大人遠來恐徒勞神也賈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蒯徹之風狂乃其詐也汝可着一能言之士與之飲酒彼必歌笑狂飲着其人如此如此誘引待他痛哭之時我却有言語調他他自然不敢風狂管教他隨我見帝李頭即選兩個能言之士與了錢鈔分付他如此如此誘引蒯徹待他哭時向十字街請陸大夫相見其人

領命卽到市上見蒯徹散髮狂笑遊行于市乃爲之歌曰

六國兼併兮爲秦所吞內無豪傑兮罔遺後昆秦始自失兮滅絕於楚楚罔修政兮屬之漢君烏江逼項兮伊誰之力十大奇謀兮豈吝獨存乃不自悟兮尙思國爵一朝遭烹兮禍福無門佯狂沉醉兮且自昏昏

歌罷向南而去李顯差人尾之于後近前乃挽徹手亦大笑不止曰我今與子亦病狂矣願請入酒店中市沽三杯徹喜亦隨二人入酒館二人曰我今數日後海外遨遊不居人間與世相違不欲戀功名貪富貴也徹見二人語言不凡乃曰我之病狂其意有在汝之病狂果何意耶二人曰我之病狂非子所知也且與子飲酒不必多言恐爲人所聞則非病矣徹見二人言甚蹊蹊遂改容而正言曰二公決

非等閒人願求大名二人曰我二人原係趙國人聞韓侯之賢前隨楚地日侍左右言听計從遂爲心腹不意韓侯無故爲家僕所誣被呂后斬于未央夷其三族臨死之際言不絕口只說悔不听蒯徹之言我等見侯屈死恨不同爲之死遂棄功名逃走于此聞子狂歌于市知其爲蒯先生也因與三杯以叙衷曲吾思韓侯十大功勳爲當代元臣一旦被家僕所誣死于陰人之手子孫誅滅一脉無留豈意韓侯遭如此之苦我二人想其儀容念其恩思想往日威振三齊何等英雄今翻爲書餅豈不痛哉豈不哀哉二人言罷淚如雨下感動蒯徹心事不覺槌胸跌脚放聲大哭曰韓侯何不早悟耶何不早悟耶乃至見殺使我一身無主我何以爲生耶正哭之間忽見一人自外搶人劈頭揪住便道你終日狂今日却漏出本相來也蒯徹嚇得

西漢書言
卷之
三
面如土色便問你是何人那人曰我是中大夫陸賈也奉漢帝命特
來拏你言未畢只見郡守李顯率領從人將徹縛住就帶到公廳陸
賈解其縛以禮相接曰蒯先生不必如此佯狂快整起衣冠赴洛陽
見帝去方今四海一家萬姓皆子與其依信而空死孰若歸帝而報
忠智者必能識時賢者則能擇主漢帝乃當代真命以張良世世相
韓尚封侯爲漢臣况其他乎先生當自思之蒯徹曰某佯狂許久今
被公倒說了我也遂整飭衣冠預備行裝隨陸賈赴洛陽見帝一日
到洛陽帝方與群臣議事忽見陸賈引蒯徹來見拜伏在地帝曰此
是何人賈曰乃齊人蒯徹也帝曰昔日汝曾教韓信反耶徹曰然
是臣教信反也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捷足者先得焉跖之大吠
堯堯非不仁大故吠非其王當是之時臣惟知有韓信而不知有陸

下也若信果聽臣言豈有今日信今既死臣亦不欲獨生陛下如欲烹
臣臣卽就死亦不敢避帝笑謂左右曰徹之言亦信之忠臣也彼各
爲其主耳朕今卽釋汝之罪授汝以官汝以爲何如徹曰官非臣所
願也惟願陛下念信平定天下之功乞將信首付臣葬于淮陰仍乞
封爲楚王放臣與信守墳墓以終餘年此萬代帝王之德陛下可以
衍億世之洪基于無窮也帝曰賢哉蒯徹也卽日將信首級付蒯徹
仍傳命有司造信墳仍封爲楚王蒯徹不受官任其閑散快活後史
官有詩曰

勸信圖王志已疎敢言折帝不忘初辭王乃作東齊客始信人隨
烈丈夫

不說蒯徹辭官却說帝仍回長安蕭何率文武群臣接見帝大設筵

宴犒賞軍士忽有左右來報朝門外有告機密事伺候投見帝曰陳豨事方定又有告變者投見傳命着進來其人人內見帝道出這個人來未知是誰且听下回分解

總評

陸賈之善調劑通之壯直兩擅之矣

○變布洛陽哭彭越

却說來報機密者乃梁大僕也太僕因彭越醉後辱罵歸家忿恨曰我本與越同為漢臣彼因僥倖成功帝封為梁王今倚勢王爵累次辱我况我又無家小不若赴長等吾變使他王爵不能自保當夜收拾行裝徑赴長安告變帝問曰汝是何處人告甚機告太僕曰臣雖事

梁實為漢臣昨因見梁王招集軍馬指日欲以梁地謀反一也前日陛下征陳豨徵兵協助彼又托病不來其反狀二也昨聞韓信死哭之甚痛就欲整率三軍早晚發行其反狀三也臣為漢臣見彼謀反臣特來告變帝聞太僕之言急召平等商議平曰彭越見帝誅了韓信所以謀反今可差一的當人奉命宣召如來則無反志但廢置可也如不來則謀反必矣然後遣兵征討則師出有名也帝復命陸賈前赴大梁召越賈領帝命至梁見越越與賈相見問曰大夫此來為何賈曰梁太僕告帝王有異志語言錯亂前後不對主上疑彼與王有隙故託此告變即監候欲召王與彼面對且就與一見以叙君臣之好越曰此人一向政事俱廢我因辱罵彼遂逃走赴長安告變既至主上召我我即奉命到長安與彼面對凡事須要指實豈可憑一面

之辭使陷人于不義耶賈曰王之所見甚高當日彭越置筵宴款待陸賈次日預備人馬啓行有大夫扈徹諫曰大王不可去去則有禍前日擒韓信便是樣子漢帝可以同患難不可同富貴大王若去必有韓信之難王切不可去信功高不可有罪越曰韓信有罪我無罪我若不去則太僕之言似為着寔主上以我為真反矣扈徹曰功高者必忌位極者必疑王之功高矣王之位極矣主上正在疑忌之間王雖無反狀而此去必尋事陷害性命終難保也越聞徹言沉吟不語賈曰扈大夫之言不過目前之計耳今日王若不去帝必統大兵親來征討王比陳豨如何陳豨足智多謀雄兵五十萬又古在趙代二國尚不能取勝况深地素畏帝威帝若一臨其地郡縣歸服王豈能獨立耶賈說得彭越閉口不言遂決意與賈啟行梁國父老人等送越出城繼然前

行兄見扈故懸門而諫越見之即令人解徹下城越曰大夫何又如
此苦諫徹曰臣今有倒懸之苦王見而救之王此去必有倒懸之危
誰與王救之臣今不欲大王如韓侯悔蒯徹之言也越謝曰大夫之
言雖為確論但我此心後但有人如此心只欲見帝故大夫之言雖善其如我之不聽
何遂與賈徑自長行扈徹號泣而回却說越一日見帝帝出巡洛陽
聞越至召入內相見帝怒曰昔破陳豨之時徵汝汝何不至越曰臣
不有病非敢抗違帝曰今太僕告汝謀反汝有何說越曰此人不能
理事累被臣之辱因是懷恨故以詐言誣害陛下明見萬里當審其
詐勿為小人所欺也帝命御史臺勘問尚未報忽有一人于朝闕外
要見帝左右不敢隱奏知帝帝傳命着其人進內帝曰汝何人也其
人曰臣乃梁大夫扈徹也帝曰汝來何說徹曰陛下受困榮陽若非

梁王絕楚糧道。主上豈有今日。梁王累有大功。今陛下聽一時無稽之言。遂殺有功之臣。恐天下人人自危也。帝意少回。扈徹尚立于帝前。不退。帝曰：本欲殺越，但因爾之言有理。姑廢彭越為西川青衣縣庶人，就在彼安置。乃封徹為大夫。徹曰：梁王受貶，臣若受官，犬豕不如也。願放歸田里。于臣之志足矣。官不敢望也。帝遂置之不論。却說梁王越當日出內，即備行裝赴西川而來。一日潼關遇呂后，越見后哭之曰：臣本無罪，帝乃貶臣于蜀。願娘娘解之。后曰：且隨我引汝見帝，以解前罪。越叩首謝曰：此娘娘再造之恩也。后至洛陽見帝行禮畢，因奏曰：彭越乃壯士，今既調來，即當除之，以絕後患。豈可使之入蜀，所謂放虎入山，後必傷人。臣妾于途中相遇，與之俱來，暗令人告越謀反。陛下當殺之，庶無後患。若今優柔不決，他日作害，則悔今日。

時帶從人無多，不然家候最好，好載史傳以

也。帝曰：后之言是也。于是呂后密令人告彭越反。帝令人拘彭越送

張倉勘問。倉曰：昔帝取汝起兵，征陳豨。汝聽韓信之言，稱病不來。帝

已有殺汝之心矣。昨幸貶汝入蜀，此是帝莫大之恩。汝心不死，復隨

娘娘來見帝。帝復生猜疑，知汝終是作亂，不如殺之，以除後患。所謂

禍福無門，唯人自招。此非帝與娘娘寡恩實汝自取之也。汝今如虎

入檻，決無逃生之理。不若招承，以決一死，免致苦刑，終難解脫。越長

歎曰：公之言極中我病，但恨不听好人之言。果有今日，公既開斷明

白，我亦不敢費辭，只得屈招。任主上處我。張倉即將越口辭成案申

奏漢帝。帝與后計議，越罪當誅。就照韓信例，斬首示眾。后曰：天下諸

侯因見陛下仁慈，所以玩法者甚多。今將彭越醢為肉醬，以賜諸侯，

使天下震恐。庶後人不敢謀反也。帝曰：然。于是將越斬首示眾。仍醢

彭越。

使天下震恐。庶後人不敢謀反也。帝曰：然。于是將越斬首示眾。仍醢

彭越。

使天下震恐。庶後人不敢謀反也。帝曰：然。于是將越斬首示眾。仍醢

為肉醬以示諸侯後胡曾有詩曰

關東新破項王歸赤幟悠揚日月旂從此漢家無敵國爭交彭越

受誅夷

按彭越只是貪心所使一切死生利害所不計也使當時貶入蜀徑自長往不戀戀于呂后豈致有殺身夷族之禍智不出此而尚欲隨后見帝昧然不悟何其愚之甚耶

却說斬了彭越遂夷三族仍梟首于洛陽東門忽見一人麻衣布帽

腰繫着麻繩分開人叢踏折長竿抱定彭越頭放聲大哭曰冤哉屈

哉左右有守衛者即將其人捉住來見帝帝問曰汝何人也其人曰

臣乃樂布大梁昌邑人為梁大夫不忍梁王屈死故來哭之帝曰梁

王謀反何謂屈死布曰昔陛下受困滎陽楚兵四十萬攻城甚急韓

信在河北不至當時危若墜旒使梁王助楚則漢必亡矣臣下書說

梁王阻楚糧道以撓其勢後又助糧數十萬石漢乃滅楚垓下五年

之間梁王受盡辛苦今天下已定指望與陛下共享富貴傳之子孫

無窮豈料陛下所信讒言既斬首而復醢其身又夷其三族用刑太

慘比暴秦尤甚前日蕭何所定律令于今安在漢廷諸侯再無一人

敢諫者臣懷不平之心願來效死臣恐此後功臣人人自危誰與陛

下守太平之業言罷放聲大哭不止左右文武聞之無不下淚帝半

晌不語遂命釋放即日傳命封樂布為都尉布叩首力辭曰臣不願

為官惟願收拾梁王頭骨還葬大梁陛下之洪恩微臣之至願也帝

許之樂布遂將彭越頭骨包裹出洛陽而去且說帝醢彭越為肉醬

傳布天下諸侯一日使臣為肉醬到淮南傳與英布布正在望江樓

痛快

自有操莽

蕭何此時何在

用不着

笑落得妙

悔毒

臨江晏諸臣方酒酣見帝賜肉醬起身拜領謝恩畢便問使臣此肉醬何肉也使臣詐言鹿肉布遂開罌嘗之不覺心動胸中潰亂探身于江邊遂哇而出之後入江變為蜃蜃即今小蟹是也英布心大疑即追問使臣何肉也汝當實說使臣見英布有怒容不敢隱諱即以實告布大怒將使臣一劍斬之便起兵作反未知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總評 漢高之誅功臣獨于梁王尤為稱寃從古所未有者此等舉動亦亡秦之續耳

○淮南王英布反漢

却說英布殺了使命就點起精兵二十萬屯于城外仍招集四外軍士一日樂布麻衣扶杖來見英布備說彭越屈死想當日與大王同力建功今日畫餅使漢主無韓侯彭王與大王安得滅楚有天下今

無故將韓侯彭王誅夷止有大王一人若不極力起兵與二王報仇則大王亦有二王之禍矣英布曰吾已殺使命見今屯兵城外早晚發行幸得大夫來贊助吾成功必矣費赫曰舉兵當先據地利不可輕動大王若傳檄燕趙據守山東先立根本此次決勝負以為勝策若恃一時之忿徑與交戰漢有良平之智絳灌之勇帶甲百萬控連四海決致取敗英布怒曰汝何妄為議論阻我軍情方今漢主春秋已高韓彭已死遂叱退費赫于是舉兵東取吳西上蔡與楚王劉交並劉賈戰于吳楚之間布兵強盛一戰遂虜劉交斬劉賈聲勢大振報入關中帝大驚召諸將問計諸將曰英布豎子何能為乎天威下臨必克全勝汝陰侯滕公曰臣有一門客乃楚令尹薛公也足智多謀聞英布反深笑其不能為也做壞將門耳想彼必有籌畫帝乃急召薛公問之薛

公對曰使英布出于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于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于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帝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上蔡歸重于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帝曰汝料英布出何計對曰布決出下計帝曰何以知之曰英布乃驪山之徒無深謀遠慮一日高居王位皆為身計不顧其後故知決出下計也帝大喜即封薛公為千戶遂傳命大小三軍整率人馬隨帝東征留蕭何守關中中大漢十二年冬十月帝大兵駐斬西正遇英布人馬渡淮兩軍相遇各立營寨帝升中軍坐定有探听小校回奏英布東取吳地有吳郡太守呂璋畏布威勢即開城納降布

從江下渡淮取蔡今兵抵西斬正英陛下大兵相遇見今札營于五十里襄山之下帝聞奏咲曰不出薛公之所料也遂命王陵先領一枝人馬哨探續差灌嬰周勃接應却說英布聞漢兵到來親領一枝兵轉過襄山迤西正遇王陵領兵相對陵曰汝乃驪山徒夫一旦位至王爵不思安享富貴乃欲謀叛自來尋死英布怒罵曰汝等乃沛縣酒徒得我等贊助之力今成大事前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我三人同功一體之人他二人既被害早晚必尋到我我如何不反乘此時汝快與我一同起義免致後日之悔王陵更不同話舉刀直取英布英布舉斧劈面交還二將戰有二十回合王陵刀法漸怯灌嬰周勃二將人馬已到就勢出馬沖殺來英布陣上欒布領過諸將也都殺來兩邊混戰漢兵大勢人馬拔寨都到來接連交戰布兵抵當不

西漢書 卷八
住望山後四散奔走。帝乘白龍駒，隨大勢人馬一槩追趕，不防欒布側身在山凹邊，見帝過，挽弓搭箭，想誅彭越之恨，盡力一箭，正中帝右肩，翻身落馬。有詩曰：

漢帝負勲臣，圖王鮮至仁。韓彭遭赤族，黥布動烟塵。暮年猶遠駕，宵旰每傷神。流矢斬西路，應多切齒人。

諸將知漢帝被流矢所傷，傳知遠近，諸將無心戀戰，各扎住人馬安營。扶帝入中軍，用醫敷藥調治。幸未大傷，帝次日扶病升帳，召諸將曰：「英布知我中箭，決不作預備，汝等可乘機一戰，決取勝矣。」陳平曰：「今日人馬且未可出戰，待數日後，且不出英布決疑，帝中傷，定親來搦戰。那時却乘機冲殺，着他不作預備，方可取勝。」帝令曹參領兵三萬去，長沙絕布糧道，令灌嬰領兵二萬前往陸安捉拿英布。老小今

紀通領精兵，萬劫于大寨，令周勃等把住淮江渡口，各處調派。停富英布果見帝數日不出，大喜曰：「此必漢主被箭射傷太重，不能出戰。吾正好乘機攻取，必獲大勝。」欒布曰：「恐有別計，須當仔細。」英布分二枝人馬，殺上漢營來搦戰。漢陣上不見人馬，一連二日。英布曰：「果帝傷重無人主張，今晚可劫營，決無準備。」欒布曰：「陳平等多詭計，恐中間有詐言，未畢後哨人來報，大營被漢將紀通劫了。」見今周勃等把住江口，灌嬰往陸安暗取大土，老小曹參斷了糧道。見今軍中缺糧，英布所說大驚，急收回人馬。望山後安營，人馬方動，只見漢營中二枝人馬冲出，爲首大將樊噲高叫：「英布急早投降，奏過王上免汝一死。」英布大怒，急勒回馬與噲大戰，交馬五十合，見漢兵陸續增添，越多，布不敢久戰，望東南逃走。帝傳令大勢人馬追趕至大江，布引

百十騎渡江漢兵遂屯北于江北暗使人探听英布投何處去却說英布過江徑至吳國投吳芮處安身吳芮正出城外採獵未回吳芮姪吳成曾受英布之辱每懷忿恨見布止領百十騎人馬來投自思布乎日恃勇獨霸淮南恣意忘爲今謀反被漢王一陣殺敗却來投奔安身我若容了他即是通同叛臣不若乘叔採獵未回暗地殺之投見漢帝此莫大之功也于是迎接英布入府行禮畢分付左右置酒款待布問令叔何往成曰何叔無事即往南山畋獵或三五日方歸今日不知降臨早晚必回城矣布曰前日兵出吳地幸賴令叔率衆歸降一路過江並無阻滯遂取上蔡直抵蘄西不料被漢兵劫營遂爾失利今日復過江到此且暫住數日待令叔回再糾聚人馬與漢決戰如得成功富貴與令叔共之吳成只是佯爲應答飲酒至晚

英布大醉即投公館宿歇將二鼓之後吳成同四十個武士各執利刃從公館後門暗地越牆而過徑到英布寢歇處只聞英布鼾睡如雷吳成看得較近用力一劍將布斬首落地耳房中有十數從人知覺便叫道大王房中如何有人急起身搭出被四十個武士攔住遂盡行殺死次日天明吳成將英布首級過江來見漢帝帝聞英布被吳成殺死甚喜急召入令吳成將英布頭捧上驗看陳平諫曰不可英布乃世之驍將今被暴殺魂魄未散恐有惡氣冲犯龍體帝曰朕自起兵豐沛十數年來經百十餘戰大小首級不知見幾千萬個豈懼英布首級耶遂捧上觀看帝乃大罵曰黑面賊不安守臣節却要謀反今被斬首汝再敢縱橫吳楚之間耶言未畢只見布頭睜圓怪眼鬚髮直豎一陣惡氣將帝冲到未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總評 捧頭驗看乃武夫捍將所為豈是君人之度

○四皓羽翼定太子

漢帝被惡氣冲倒左右急扶帝入寢室諸將到帳下問安帝以病不起命醫調治數日方愈後人有詩曰

漢帝緣天祐臨危仗默扶韓侯空忘想彭越信糊塗布首雖為惡炎基已壯圖湯池連萬里赤幟應直符

帝重賞吳成遂封為忠毅侯仍行手勅曉諭吳芮用心把守江夏一帶以刘仲之子劉滂就封為吳王鎮守江東十一月帝過魯聞闕里乃生孔子之處有孔子廟庭並孔林帝即率文武羣臣以太牢之禮祀之內封其子孫遍遊泰岳勝境復詢問孔顏遺趾後吏官有詩曰
天下衣冠仰聖門萬年垂統道常存詩書不事如高帝禮樂猶知

啟後昆入境絲歌聞百里傳家奕葉衍諸孫孔林二拜誇于載文運于今更獨尊

按尹起莘以為漢氏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脉蓋在于此自是而後儒道稍稍振起除挾書之禁置博士之官開獻書之路迭見于繼世之後亦足以見當時崇尚之意故綱目特筆予之亦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滅者也

帝祀孔廟畢還過豐沛置酒沛營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咲樂又招致沛中幼童得二百人教之歌舞竟日作歡飲酒酒至半酣帝起擊筑自為歌曰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令歌兒皆和習之帝乃自起歌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父老曰遊

子悲故鄉想吾幼時終日與鄉人同處眷戀不相舍後起兵豐沛遍遊海內乃徑百餘戰遂有天下至今不覺老矣爾等亦皆皤白追思往日情甚傷感吾今雖極貴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豐沛遂以沛縣爲朕湯沐邑悉免租稅父兄諸母故人日與歡樂帝恐太勞擾欲啟行父兄又固請留帝帝曰吾人馬衆多沛縣乃小邑恐供給不敷無久爲民苦也帝不得已又住三日大兵起身一日過洛陽直抵闕中呂后太子戚姬如意並文武羣臣迎接車駕入內大排筵宴犒賞諸將自此天下無事帝寵愛戚姬益甚呂后每懷嫉怨因尋事嗔怪戚姬姬不能自安一日帝有疾入姬宮見帝一向多疾因奏曰陛下春秋漸高若聖意不早以定詔吾母子恐他日無葬地矣帝曰此事亦甚易待朕徐徐圖之姬命左右置酒與帝歡洽帝大醉枕姬膝上遂

熟寐呂后密令探看知帝在姬宮飲酒后乘輿卽過西宮有守宮門近侍急報姬曰呂娘娘至矣姬因帝枕膝睡熟不敢驚擾坐床未起后忽至大罵曰賤婢每見我恣肆無狀今入爾宮尙高坐不起是何道理姬曰妾見后豈敢不遠迎因帝熟睡不敢驚寢以此失禮后曰賤婢每見我便以帝爲辭他日萬歲後定着汝爲整粉遂大怒罵詈而去戚姬半晌無言惟哽咽墮淚不意淚點滴于帝面上帝覺來酒醒見戚姬墮淚帝驚問曰愛卿緣何垂淚姬曰適聞陛下枕妾膝睡熟不料呂后自外來臣妾恐驚陛下寢不敢動身后怪不起嗔怪而去欲待陛下萬歲後欲攷臣妾爲整粉妾因此啼泣誤以淚珠汚陛下龍顏妾該萬死遂跪伏在地嬌容愁貌萬種風姿帝急以手攬衣撫之曰汝放心管交汝無事明日出朝與羣臣會議定易太子汝必

為皇后如意為太子。呂后豈能害汝耶。戚姬叩首拜謝。帝商議已定。次日出朝。文武羣臣朝參畢。帝遂手勅。着令羣臣再議更易太子。務合公論。勿執已見。帝遂命羣臣赴丞相府商議。呂后知覺。因召呂澤。澤入內議曰。帝寵戚姬。不念舊德。累次詔羣臣要易太子。此事如何。呂澤曰。臣識見淺小。不足以謀大事。娘娘欲要籌策。須差人密問張子房。看他有甚識見。后曰。張子房導引辟穀。一向不出。豈可為我籌畫。呂澤曰。臣與子房子張辟疆交好。央他轉與子房通達。料子房一言之間。便可主意。后即命呂澤同辟疆往問張良。良初不欲言。呂澤曰。澤奉后命來問公。畫計今公不言。臣何以復后命。澤但有死而已。必不能出公之門也。良曰。比事非敢不言。但不可以口舌爭也。澤曰。出公之口。人澤之耳。何不可言之有。良乃附耳謂澤曰。帝平日所重

者有四人。一向徵聘其人。堅志不欲來。隱于商山之南。此山離長安三百里。山勢最險。多出芝草。閒來採芝而食。鑿泉而飲。飄然與世相忘。帝深慕其人。而不能力致。每欲除之。又恐天下人非議。亦且阻塞賢路。遂任彼自樂。今娘娘差人卑禮厚幣。辭意懇切。務求此四人。以羽翼太子。帝一見之。則自然不敢言廢立矣。若得此四人來。勝自負強將抵十萬精兵。不動聲色。而太子有磐石之固矣。澤曰。願求四公姓名。良曰。此四人一名姓唐名宣明。居東園。遂號為東園公。一名姓綺名里季。邯鄲人。初隱商南。後與東園為友。一名姓崔名黃。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黃。遂號夏黃公。一名姓周名術。字元道。河內人。號角里先生。爾就將此四人。奏知娘娘。急早懇求。若得他下山。太子之福也。呂澤聞張良之言。拜謝。急來奏知娘娘。呂后隨差內使李恭等四人

西漢海言 卷八
預脩西蜀錦四十疋黃金四千兩名馬四匹前赴商山求見四皓四皓方山中採芝而歸見使命各脩厚禮跪于山坡之下俯伏而言曰方今皇太子仁孝誠敬著聞于天下素仰四公之名特差某等卑禮厚幣乞請四公下山輔教太子以成太平之治他日嗣登寶位富貴與公其之願公勿辭焉四皓初有難色見使命哀求懇切拜伏在地不起遂將禮物收下留使命在山中暫歇一宿次日四次收拾行囊同使命下山來見太子呂后卽傳命排設筵宴款待四人四皓自此朝夕與太子相伴不題却說帝陞殿召羣臣曰朕前日命卿等會議更易太子連日未見回奏叔孫通周昌等諫曰昔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下

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頸血污地也帝遂拂袖而入羣臣皆散帝正欲幸長信宮過便殿適見太子自文德殿而來四老人隨太子後行帝怪問曰此四人自何而來四人近前各言其姓名帝乃驚曰吾久以卑禮敦請四公皆逃避不欲來今公何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嫚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懼而亾匿之聞太子仁孝恭敬禮贖下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願委身以事太子帝曰煩四公幸調護太子四人各爲壽望帝拜伏衣冠甚整器度奇偉真當世之神僊也帝相望而去後胡曾有詩曰
四皓忘機飲碧松石巖雲電隱高踪不知俱出龍樓後多在商山第幾重

帝至長信宮戚姬接見帝備道叔孫通周昌等力諫不欲更易又且

太子有四皓爲之輔佐羽翼已成難動搖矣戚姬不覺淚下帝諭之曰吾封如意都善地料根本已固定無事矣姬拜謝不知帝封如意何處去下回便見

總評 太子安而呂氏熾遂使呂妖幾變易社稷昔人云衛軍不祖左邊袖四皓安劉是滅劉信哉

○高帝封趙王如意

帝因戚姬涕泣遂撫諭之曰我前日征英布駐兵邯鄲我見此地風土淳厚人民庶富前有燕臺之阻後有漳河之險地方千里人多豪傑若在此地建都亦不在長安之下我明日出朝就封如意爲趙王建都邯鄲使彼終身快樂且又離關中甚遠乃重耳遠害之道也姬曰封如意爲趙王深感陛下洪恩但如意幼小須得一人輔之庶可

以保守疆土帝曰待明日于羣臣之中揀選一奇謀之士以輔之料萬安無事姬拜謝置酒與帝歡飲次日帝陞殿與文武羣臣會議太子既不可易但如意年漸長成不可久留宮中朕欲封如意爲趙王建都邯鄲卿等以爲何如群臣曰若封如意爲趙王甚合公論帝曰封如意爲趙王須得一老成大臣輔之庶得朝夕教導卿等以何人足當此任蕭何曰唯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公正明爽足可以輔之帝曰正合吾意于是召周昌欲同如意赴趙建都昌曰陛下既命臣輔佐敢不從命但須依臣三事仍望陛下寫手勅以戒之庶保無事帝曰那三事昌曰第一不可復入朝恐地方無人保守又防人謀害第二退守本國謙以自御聽臣諫勸第三不可時常與戚娘娘通問音信恐被人識破則母子不能自保若依此三事臣方可輔之帝曰此

三事亦甚易隨寫手勅付趙王收照遂命車駕送如意出城如意臨
行來別戚姬姬曰吾與爾今日別離又不知何日相見母子抱頭放
聲大哭左右無不墮淚是日如意出城帝送至郊外酒淚而別周昌
亦同趙王赴邯鄲不題却說帝正欲進城只見一人手執詞狀向帝
駕前聲言蕭丞相將上林中空地召民耕種以公家之物而要買人
心實懷不忠乞陛下察之帝聞奏大怒曰蕭何受買人財物却將吾
上林空地與民甸種甚非臣道急令廷尉械繫之蕭何被繫亦不分
辨遂下獄數日有王衛尉叩闕上言曰蕭丞相有何罪陛下乃械繫
下獄耶帝曰受買人財物以吾苑地求媚于民吾故繫之王衛尉曰
有便于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且陛下距延數載後陳豨英布反以
關中託丞相鎮守當是之時若關中以西少為推動則國家非陛下

語開帝之疑信一至于死余幸胡無一人言之何必信之多耶

有也丞相不於此時為利今却乃利買人之金乎陛下忌小過而忘
大德臣不避死而叩闕上言之幸陛下察焉帝沉思半晌回答曰此
寡人之過也是日使內侍持節赦丞相蕭何出獄何人內向帝謝恩
帝曰丞相為民請苑真宰相之事也吾不知而加罪吾不過為桀紂
至丞相下獄亦不分辨則為賢宰相也寡人之繫公正欲百姓聞吾
之過也何曰陛下聖明臣罪當繫獄又何分辨之有帝歎曰賢哉何
之為相也遂將妄告者殺之

按瓊山邱氏曰古者刑不上大夫秦以法持世待其公卿無以異
于庶士庶人然蕭曹皆起自秦吏習見其故而不知改其後二人
皆躬自當之後世遂習用以為常噫士亦不幸而生于三代之後
也哉

張良聞何下獄遂歎曰韓彭英布被誅蕭何下獄吾雖導引辟穀尙
處關中况易太子之計乃我所為倘帝知之吾罪亦難免矣遂尋訪
四皓計議欲往終南求仙以避其難各人約會相同次日張良同四
皓見帝曰方今天下一統四海晏然太子仁孝素聞禮賢下士足可
以繼萬年之統臣四皓年各八十不能起居臣良衰病日侵亦不堪
任用欲辭陛下臣等前往終南山訪道一切功名富貴漠然無關於
心遠觀雲水了身達命得延數年一陛下之所賜也帝曰朕得先生
以來屢建奇功未有酬報前封為留侯先生又未領受今乃辭寡人
而去不識繼此可復得見乎良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帝又謂四皓
曰卿等輔教太子正望久相調護今相從未久亦欲遠道山林復理
名韜蹟是何心哉四皓曰君子滿朝善人當道臣等衰朽之人亦何

益十國家惟望陛下放歸田里得休息餘年臣等沒齒感恩當何如
耶帝見眾人辭意懇切去念已決遂贈金帛之物親步行出殿門之
外以目遙送只見四皓張良飄然而去帝歎息不已後史官有詩曰
扶杖倚柴關長安見帝還雨中耕白水雪外斲青山有藥身長健
無機性自閒即應生羽翼華表在人間

開創奇謀第一功韓讐已報破關東見機先識漢高祖悟道能從
黃石公天外雲山隨往復水中萍梗任縱橫古今達者如君少三
復高蹤仰德風

姚合題山居之樂

喜得山中任閒眠夢不驚時泉和雨落秋草上牆生因客始沽酒
借書方到城新詩聊自遣豈是赴聲名

四皓張良歸山不題却說漢帝因見張良歸山一日追思開國功臣其間有與朕起自布衣者有背楚歸朕建立大功者有續後隨朕征進屢有奇謀妙算足成偉績者雖曾犯罪或遭誅戮然與劉滅楚之功實不可泯朕欲建立一閣將功臣名姓容貌圖畫於上以示後世子孫使不忘其初亦見我大漢人才之盛也即命工匠建立功臣閣圖畫容貌閣成遂引太子觀看一一指說功臣出處來歷看到紀信太子便說陛下若無此人安得有今日又看到夏侯嬰太子便說臣若無此人亦豈得今日為陛下子耶帝曰吾兒可謂不忘其本矣是日即召紀信子紀通夏侯嬰重加賞賚二人領受謝恩出內人人讚歎盡說太子仁德帝聞之甚喜忽有一人大叫曰陛下與殿下念紀信夏侯嬰之功獨不念臣父有莫大之功而不復約是陛下獨忘之

矣漢帝看其人未知是誰且听下回分解

總評 項東訴父之有功于漢正所以出父之醜也

○長樂宮高帝拒盃

其人為誰乃項伯之子項東也東曰陛下昔日屯兵灞上與楚相拒楚王欲起兵劫寨臣父以子房故舊遂忘同姓親冒矢石直抵漢營報知陛下相與結好續後回楚復又與陛下解釋以此霸王息兵次日鴻門設宴臣父又與項莊舞劍極力與陛下維持陛下得以無事其後成臯霸王置太公于俎上又得臣父以言力阻太公得以保全臣父之功不在紀信夏侯嬰之下陛下今日與殿下論功一言不及臣父因此臣隨侍從遂冒死敢為陛下言之漢帝聞東之言范然自失曰寡人久欲結昔日之盟復二姓之好但連因各處征討未有暇

時今聞汝言使我自愧。是日使傳命以少華公主與項東結親。令叔孫通議禮擇日成婚。永結盟好。項東自此與公主合親。任居隆慶府。封東爲昭信侯。不題。却說帝因征英布爲流矢所傷。舊疾復作。又屢幸戚姬。遂成重疾。呂后宮嬪議曰：帝今有重疾。又終日尙在西宮。倘有不虞。何以定後事？宮嬪曰：此事當召絳灌諸臣同殿。下往西宮勸帝回長樂宮養病。此是正理。若娘娘諫勸。恐帝終不聽。后曰：汝等所見甚有理。卽召審食其。呂澤傳命召絳灌諸大臣同殿。下赴西宮。請漢帝回宮。諸大臣曰：娘娘所見甚有理。衆人卽同殿。下前到西宮。候于福順門之外。傳與宮嬪。宮嬪報知漢帝。帝曰：此必呂后見我有病。以此着太子同羣臣欲請我回宮。戚姬曰：陛下若回宮。捨我在此。終被呂后所害。臣妾再不得覩天顏矣。言畢。淚如雨下。拜伏于御榻之

前。帝曰：待諸臣辨內。我自有一句話說。遂傳尙着太子諸臣進內。太子與羣臣入內。見帝面容黃瘦。四體沉重。叩首于御榻前。哀告曰：陛下春秋已高。又兼有疾。久在于此。雖朝夕歡樂。似非養聖則之所。臣等愚見欲奉迎陛下回正宮靜養。以保萬年。則太子之大孝。臣等之至願。兼盡之矣。帝曰：我之得疾。蓋因久于兵馬。此懷終日鬱鬱。所以困而成疾。今居于北。自覺心志舒暢。或可以保安。豈可復遷改他處。倘愈加潰亂。春以等所以慰我也。有樊噲續到。拜伏于地。曰：陛下起自布衣。遍歷天下。誅秦滅項。何其壯也。今乃顧戀戚姬。遂忘初志。想娘娘與陛下同其患難。其成大業。不得與陛下相處正室。失天地配合之宜。臣等甚爲陛下不取也。今殿下與羣臣冒罪哀請。陛下若復執一不回正宮。又失父子之情。君臣之義。陛下何以示法萬世乎？帝見群

臣哀請之至不得已遂起扶病過長樂宮養病戚姬送帝回正宮拜見呂后畢仍回西宮不題且說呂后與羣臣計議欲請鑿看帝疾陳平曰此去長安二百餘里有櫟陽北山下有一醫人極知脈理善療諸病娘娘可差人以禮請來看視或能治之也后卽具禮差人前赴櫟陽請醫一日醫人至長安入內先見呂后呂后備將帝所得病症一一告知醫人曰此病雖沉重然帝元氣素壯健若以良藥漸漸調理敢保萬安后喜曰汝若能以治之必重加封賞富貴不輕也后遂引醫人內見帝醫奏曰陛下之疾亦不難治料加以良藥旬日卽愈也于是帝嫚罵曰何乃引此山野匹夫妄爲可否耶我起自布衣提三尺劍遂取天下豈非天乎我命在天雖扁鵲神醫亦何益哉帝堅意不使醫治病遂賜金五十斤仍發回櫟陽漢帝自此飲食少進病

益沉重呂后朝夕侍于左右因問陛下萬一萬歲後蕭相國若死誰可以代之帝曰曹叅可又問其次帝曰王陵可陵少戇陳平可以佐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帝曰此後亦非我所知也太子亦入內問疾帝曰吾老矣此疾不可起汝仁厚有餘足可以保天下但趙王如一言何相持也惠帝無李悝母何意母子之命皆賴汝保全父之所愛者子亦愛之然後爲孝汝當識之太子曰君父之恩手足之情二者皆不可失陛下善保龍體他念不足慮也帝遺囑之後病勢愈重遂不復言乃于大漢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原高帝生于秦昭王五十一年崩于是年壽六十三歲

班固贊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

爲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也出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

尚赤協于火德自然應得天統矣

敘傳曰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

于楚爰自發蹟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與蹈秦郊嬰來稽

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項氏咄盟黜我巴漢

西土宅心壯士憤怨乘釁而起席捲三秦割據山河保此懷民股

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襲行天罰赫赫明明

班彪王命論曰蓋有高祖其興有五一日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

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

之以誠信好謀明達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

趣時如嚮赴當食叶一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戊

卒之言斷懷士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于行陣拔

陳平于亾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漢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

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概

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

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缺券金匱石室

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

後史官有詩曰

沛郡生神異規模迥不同條章明劫法師紀戒兵窮納諫如園轉

知人似鑑空殷湯周武後開創建奇功

赤幟高懸映日紅山東旺氣正籠葱始皇徧歷空勞想項籍經營

枉自窮天意默符真命在人心響應素靈通長安百二山河壯四

百年來漢業隆

帝崩四日天亦交此苦後呂后秘不發喪，召呂澤審食其計議，立意要謀害功臣，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總評 呂妖真當碎剮為醬。

○呂太后謀誅功臣

漢帝崩四日，后秘不發喪，召呂澤審食其議曰：方今在朝功臣，強梁跋扈，各懷異志。若知帝崩，決然作亂，豈實委身以事少帝？我欲假傳帝病甚重，召大小諸臣入內，分付遺囑，不拘在內在外，通要入內，却理伏下武士，因而殺之，以除後患。此計如何？審食其曰：娘娘須草詔傳布中外，着令大小羣臣入內，仍要委一心腹大將領率武士，方好下手。若防備不嚴，倘羣臣作變，反惹起禍來，不同小可。后曰：左右大

將惟酈商可託心腹，汝可召來計議。呂澤即往召酈商，商急來見后。

后將前事密與酈商說知，商曰：此事甚非長策。娘娘若草詔傳布中

外，倘羣臣各生疑忌，共起異志，則天下危矣。況陳平灌嬰前領精兵

十萬把守滎陽，舞陽侯樊噲太尉周勃領精兵二十萬前定燕代，其

餘諸將散處四外，各據精兵，勢已固立。若知帝崩，又聞娘娘賺入內

謀害彼各連兵還向以攻關中，諸大小羣臣在內者，知外有兵變，若

復協力內叛，娘娘雖有百萬雄兵，亦難支持。只一傷變，亂豈是等閑

娘娘須當裁處，不可輕舉。后曰：如爾所言，真是有理。為今之計，將復

如何？商曰：以臣愚見，急頒詔中外，傳說帝崩，大赦天下，召樊噲周勃

王陵等防護關中，上不失先帝萬年之業，下可以保少帝安享太平。

娘娘開創之功，勒銘彝鼎，子子孫孫傳頌不朽也。后曰：既是如是說，

西漢漢書 卷八

卽令叔孫通草遺詔傳布中外詔曰

朕起自布衣還定關中艱苦三十餘年大業始定方欲安享隆平以臻至治不意寢疾不起遂爾遐逝幸賴爾大小文武臣庶其贊皇猷克成鴻謨仍冀輔佐太子嗣登天位保守海宇統衍萬年天下元元莫安漢土如有弄兵潢池不遵王化者卽命一二大將統兵征討竭力勦除毋負朕命發喪之禮勿大費侈恐傷民財非朕初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詔布中外大小羣臣悉來舉哀丁未發喪丙寅葬帝于長安故城巳巳立太子盈爲皇帝頒詔天下詔曰

朕廼帝長子卅立巳久帝崩羣臣遵帝遺詔立朕嗣皇帝位朕自諒德薄恐不足以勝天下之重但帝命簡在不敢固遜乃于大漢

十二年夏四月巳巳入登大寶昭布中外惟賴爾大小文武諸侯匡朕不及以共保鴻業期統續于萬年衍子孫于不拔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惠帝頒詔畢叔孫通率羣臣上表朝賀又議尊漢帝爲高帝以明漢祖爲創業之主也惠帝曰爾等欲尊帝爲高帝此亦子孫尊祖之孝但不知于禮亦有合乎羣臣曰先帝起自微細撥亂反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業最高上尊號爲高皇帝深合三王之禮允協天下之情惠帝曰爾羣臣旣議停當急上尊號以示中外于是羣臣議尊漢帝爲高皇帝令郡國諸侯各立高廟以歲時祭享又思高帝嘗悲歌于沛縣卽于沛縣原發蹟之地立高帝廟就令原教習歌兒二百人每祭祀之時卽歌舞以爲享神之禮如有名缺輒令有司補之

此遵高帝

所謂吾雖都關中萬歲後人有詩曰
後吾鬼鬼猶樂思沛也

高帝歌風豐澤邛洋洋廟祀尙招魂而今多少衣金紫忘却家山
是本根。

惠帝卽位後各處諸侯俱來朝賀惟燕王盧綰聞高帝崩卽率眾結
連匈奴謀叛惠帝乃遵高帝遺詔卽召樊噲周勃統領精兵二十萬
伐盧綰樊噲周勃領帝命揀選精兵二十萬前赴燕代一日兵到滄
河先差小校探听盧綰消息差去小校數日回復曰盧綰大勢人馬
屯在燕北兩路人馬共五十萬接連三百里不絕樊噲聞說與周勃
計議曰盧綰兵馬旣多不可力敵須當智取公可領精兵五萬由滄
河東北趨太原以撓其後吾領兵前赴燕南與盧綰對敵彼惟專意
于前不防其後公乃急攻其後使彼兩勢不能相應綰可擒也勃曰

匈奴見今屯兵燕北倘聞吾兵攻擊或來接應不惟無益于我亦恐
無益于將軍矣噲曰不然我兵往攻燕南與盧綰對敵匈奴決向前
救應與綰合兵與我相敵豈有顧後之理公若舉兵撓亂其後彼必
驚潰而走疑我從天而降矣一陣決可取勝周勃從其計卽領精兵
五萬由滄河東北而去樊噲亦催動三軍徑趨燕南大路而來離盧
綰營五十里下寨盧綰知樊噲領兵到來急報知匈奴作急領兵來
燕南救應樊噲札營三日不與交戰盧綰與匈奴商議曰樊噲乃漢
之名將今漸年老來此三日不敢出戰想見我兵勢重有怯敵之意
我明日與彼交戰汝可出奇兵以冲擊之彼必敗走可盡力追趕決
然取勝若樊噲一敗漢將再無出力者倘關中撓動我與汝舉兵而
東長安可得也盧綰計議停當次日出馬搦戰却說樊噲分付騎將

張榮李鼎馬和黨奉四將各領兵四萬左右埋伏待我詐敗汝可併力截殺彼必潰亂四將得令引兵左右埋伏樊噲却一馬突出陣前盧綰荅語曰漢帝與汝起兵三十餘年愛汝如子今封汝為燕王可謂極貴汝尚不知足乃結連匈奴造反今天兵到來急早受死免使三軍塗炭盧綰曰漢帝誅戮功臣吕后尤甚因此起兵以圖天下汝若見機與我合兵一處免遭未央之苦樊噲大怒舉戟直取交戰舉刀交還兩家戰在一處金鼓震天塵籠四野戰到三十回合樊噲詐驚奮巨馬落荒而走匈奴人馬亦冲殺過來盧綰併力與匈奴追相纔然前進兩邊一聲砲响左右突出兩枝人馬來為首四員大將截住燕代人馬奮力冲殺樊噲復調轉人馬併力夾攻盧綰大敗向後奔走樊噲揮動三軍連夜追殺又有燕北人來報漢兵不知多少自

太原冲殺前來已將老營輜重盡數燒毀相離止五十餘里盧綰大驚急趨燕城又有樊噲緊追在後不得脫身追及天明漢將周勃人馬已到將盧綰匈奴圍住箭如飛蝗匈奴急下馬投降盧綰見勢不可支遂引刀自殺欲軍士將匈奴紉縛至軍前听候樊噲鳴金收軍同周勃進城安撫百姓犒賞軍士周勃稱賀曰果不出將軍之所料也樊噲曰匈奴雖擒猶單于一支未可誅滅可監押赴長安見帝與羣臣計議正好乘此與單于相和況帝初即位首擒此臣寇亦足以壯國威也勃曰將軍所見甚當于是引本部兵二十萬并降兵十五萬奏凱而回詩曰

沙漠風寒禦敵難將軍威武更桓桓匈奴束手軍前伏一掃胡塵萬國安

樊噲周勃帶領匈奴一日到長安見惠帝備說盧縮自殺匈奴歸降
 燕代悉平帝甚喜重賞二將即令匈奴解去其縛候次日朝見比有
 叔孫通奏曰臣有一言面奏欲使外國明日朝見之時仰瞻上國君
 臣之禮陛下當陞大殿令武士陳列儀仗以彰威武帝曰此奏甚合
 朕意隨密傳旨着文武大小羣臣各具錦繡服色次日早朝未知如
 何盛張朝儀下回便見

總評一漢帝崩後一賴酈商得免大臣之變二賴樊噲速剪盧縮之
 逆不幸中之幸也

漢惠帝坐享太平

却說叔孫通因匈奴朝見奏知惠帝要盛張朝儀嚴整武士又密傳
 旨着文武羣臣各具錦繡服色侍班使外邦見我中國威儀惠帝准

奏次日樊噲引領匈奴大小酋長百餘人朝見是日

瓊樓瑞馬御路香生戈戟輝芒旗幟雜彩有日月雷雷之形有龍
 虎風雲之狀車有十二車有指南車記里車白鷺車鷺游車辟惡
 車皮革車耕耘車安車四望車羊車黃鉞車豹尾車輅有十二輅
 有蒼輅朱輅青輅黃輅白輅玄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輦有三
 七輦有大輦鳳輦大芳輦小輕輦芳亭輦小玉輦大玉輦輿有三
 輿五色輿常平輿雲羽輿駕有三駕有大駕八十二乘法駕三十
 六乘小生十一二乘座有黃座有青座有赤座有白座有皂座竿
 有龍頭竿懸帛竿有信竿有長竿旛有降引旛告止旛演教旛通
 旛信旛幢有朱雀幢玄武幢青龍幢白虎幢羽葆幢碧油幢節有
 金節豹尾節龍節虎節響節傘有紫羅傘黃羅傘青羅傘扇有單

西漢漢書卷之八
龍扇雙龍扇雉尾扇綉花扇有內教坊外教坊有堂上樂堂下樂
笙簧節奏律呂和鳴左列二十五隊朝天軍右列二十五隊護駕
軍盡是銀盃銀甲錦袍金帶都執着大將軍儀仗丹墀下有三公
太師太傅太保有三孤少師少傅少保有大卿冢宰司徒宗伯司
寇司馬司空有九寺太常光祿衛尉太僕廷尉鴻臚宗正司農少
府有兩省中書省門下省有三臺中臺外臺銀臺有六軍左羽林
右羽林左龍武右龍武左神武右神武有八校中壘校屯騎校越
騎校長水校胡騎校射虜校虎賁校三軍肅整萬姓歡騰驚破外
夷之心攝服匈奴之膽天下太平百司承命大殿上坐漢天子頭
帶十二旒平頂冠脚踏雙彩鳳無憂履身着日月袞龍袍手執朝
天白玉璧駝鼓齊填虬鐘響應真天上人間實蓬萊仙島始知聖

主之尊乃見漢儀之盛

匈奴竝獻酋長見漢朝威儀十分欽服拜伏曰于今始知中國之盛
我外夷遠處沙漠生長邊方從來未嘗見此朝儀也惠帝傳宣着光
祿設宴款待匈奴帝遂朝散歸宮自此天下無事萬國咸寧以呂后
爲太皇太后呂澤等恃太后在上專擅權柄出入楚關諸呂皆封列
侯諸大臣莫敢諫丞相蕭何老疾舉發帝知何有疾親往視疾蕭何
急令家人淨掃廳堂排設香案迎接惠帝入寢室何將朝服冠冕置
于身邊望帝叩首帝曰丞相得何疾何曰臣老疾日侵飲食少進死
期不遠乃蒙陛下車駕下臨臣粉骨碎身何以報德帝曰丞相善加
調理命醫看視料亦保安無事何曰臣隨先帝晝夜經營方畧調度
軍需費盡心力五臟皆傷以此致疾豈能遽安帝不覺淚下何亦涕

泣帝曰丞相百歲後誰可代公以輔佐朕躬何曰知臣者莫如帝帝曰曹叅何如何曰陛下言及曹叅真得其人矣叅乃先帝舊臣素忠誠可任大事臣死之後急當以叅爲相前日先帝亦曾論及陛下當任用也帝曰丞相再有何見諭何曰先帝立法甚善王陵周勃等諸舊臣守而不失則天下自然無事此外非臣敢多言也帝遂回朝進宮何過數日薨逝帝聞之甚傷悼遣宮致祭營葬急差人取曹叅代何爲相却說曹叅聞得蕭何薨逝告家人急備行裝吾將入相矣數日後果有使命召叅爲相初曹叅與何交最善後何相勢位懸絕遂與叅有隙及何推舉賢能首以曹叅爲言曹叅亦知蕭何不以私隙廢公舉對家人知何必薦已爲相也曹叅遂入朝見帝帝撫之曰蕭丞相首薦卿可代已任先帝臨崩亦曾念及卿當盡心王事無負委

用叅曰臣敢不竭盡篤駘以圖報稱及曹叅爲相凡事無所變更惟遵何約束擇郡吏皆訥于文辭老成持重者選用其深刻浮薄專務聲名者一切皆斥遂之見人有細過專拚匿覆蓋終日惟安靜無事府中惟一二吏何候再無迎送叅謁之煩帝差人體訪見叅府中無事因召而問卿爲丞相當天下大任何乃終日靜坐不見所治何事曹叅奏曰陛下自察聖明神武孰與高帝帝曰朕安敢望先帝耶又曰陛下觀臣之才能孰與蕭何帝曰君才似不如也叅曰陛下之聖明既不如高帝臣才又不及蕭何高帝所定之法合陛下當遵守蕭何所爲之善政臣等當奉行君臣同心遵而不失使海宇清寧四方無事民安其業天下太平陛下高拱清穆臣等各安其位各盡其職不亦可乎又何紛更以多事哉帝曰善于是曹叅居相位三年一遵何

約法民俗漸淳。土多忠厚。百姓相安。于治間巷之間。民相歌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叅代之守而不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曹叅持政既久。每告子弟曰。吾從高帝起。自豐沛與秦楚交兵。四十餘年。身經百十餘戰。萬死一生。不意今日位極人臣。坐享太平。子孫世世承廕于分足矣。此位不可久。貪當推讓賢能。庶保永終。乃上言備陳。年老多疾。不堪汪使。乞放歸故山。以終天年。初帝不允。所請叅再三辭意哀懇。躬候闕下。瞻望不退。帝知叅意已決。遂允所請。仍以宣平侯加封宣平公。食邑十萬戶。子孫俱世廕。馳驛回籍。帝乃遵高帝遺詔。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太尉。樊噲等訓練兵馬。朱虛侯劉章制服諸呂。宰相以治內。大將以治外。蠻夷順附。自此天下無事。謳歌載道。無復昔日傷夷愁歎之聲矣。後史臣有長篇

章單道高惠創業守成之善其詩曰

高帝發蹟山之東。懷王遣西封沛公。豐澤嘯命生豪傑。奮庸熙帝多羆熊。彤雲鬱鬱。芒碭間。素靈夜夜悲關山。東井龍變五星聚。當道蛇分草徑間。赤旗西指定寰宇。隨地和風降時雨。關東父老壺漿迎。西秦子嬰啣綬組。不動干戈國已平。長安衰草更回生。三章約法羸民喜。其願賢君早正名。項氏火飛千里滅。河北黔黎盡流血。昔盟強欲霸關中。掘墓焚宮秦種絕。左遷漢主都南鄭。人心響應歸天命。羣雄奮怒出褒中。韓侯拜將施威令。三秦傳檄一時收。水勢滔滔灌廢丘。五國強兵盡東向。燕齊趙魏屬炎劉。會垓一陣重瞳敗。楚歌兵散烏江界。勢窮力竭別虞姬。蓋世英雄空自壞。一統山河漢業隆。范陽五位始居中。叔孫綿蕪初成禮。蕭相咸陽新

西漢書言 卷八
按宮東征車轍還沛里。大風一歌悲游子。誅韓醢越以寡恩。獨有留侯早知上。託病終南伴赤松。遊遊四海任從容。古今達者知音少。誰似先生絕宦蹤。帝崩孝惠承漢業。蕭曹秉政志相協。百姓成陽守法同。海宇清寧陰陽燮。四百鴻基享國長。漢治從古持法良。規模自足垂弘遠。千載仁風永不忘。

總評

漢宮威儀雖盛。而君臣真意已薄矣。

